

# 踏上成長路

李安琪

一個人的旅程真的很有意思。記得當日千辛萬苦地爬進了車廂，擠在人潮中像沙甸魚般隨著火車的車輪滾動不停地往前走，隨著車窗外的光影流動，我的眼皮也跟著一開一合……不過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在我昏睡前，我雙手仍牢牢地緊握著背包，我唯一的一件行李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終於甦醒過來了。車廂裡的人亦已散去了一半，而覆蓋車窗玻璃上的霧氣，竟厚得可以用手指勾劃出這世界的輪廓。看得出，車外很冷，跟車廂內的溫度相差很大。這種感受，在剛下車時更為強烈，連口鼻呼出的氣都似乎能在半空中凍結成冰珠子，然後撒了一地。我趕緊扯了扯圍巾和外套的拉鍊，便立即把手縮回了口袋，不讓寒氣對自己有一絲侵襲。下了車，走出了車站，招了輛車就往小舅舅家的小區奔去。

記憶中，小區門內左側有一個小園子。我曾經以為這小園子是個荒廢的古樹林，我從不敢私下闖進去。後來我在偶然的機會下進去了，才發現這

個小園子除了是佈滿直插天際的老樹和雜亂的花草外，居然還有瓷磚鋪的小路和精美的噴水池。我置身園中，就像躲進了夢幻的森林裡。

下了出租車，昔日的小園子已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幾幢新蓋的大樓。小區整個視野都清爽了，但卻沒了昔日古樹小屋落葉翻飛的意境。我驚輕就熟地走到了小舅舅家的大樓，就像一個長久住在這兒的居民。我本以為會像小時候那樣，一進小區就會有很多人張望著，然後呼喊我的名字，熱情地笑著說：“安琪兒回來了！”現在我一路走到舅舅的家門，都無人理我，記得以前，總會有親人在桃源的長途車站等著我，然後幫我拎包，用車載我回家。

現在小舅舅卻對我說：“下車了就打的回來。行李多不多？”我說：“不多。”靜默了一會兒，他又問：“能自己回來不？”我急忙回答：“我能！”我急於證明自己的能力，卻又在獨自一人的時候落寞。或許是我長大了，舅舅也放心我能自理了。我也覺得自己長大了，應該自理了。



曾有段時間我真的不明白，為什麼總會有比我年長的人在我獨自處理一些事情的時候，對我道長說短呢？是出於義務？還是同情心氾濫？比如在出發前的候車大廳問候我的工作人員。其實不管最後是幫了我，還是給我添了麻煩，我記得的永遠不是風雨有多狂妄，在心底永恆的只會是風雨後的陽光有多美。

比如那個總是被我稱作“煩”的社工，他總是默默地幫助我。我一直嫌他煩，總覺得自己能解決的事，無需他操心。後來我告訴他一個好消息的時候，他突然就露出了十分燦爛的笑容，閃亮得映進了我的心底。這令我驚訝，想不到他竟如此開心。我此刻才明白，原來他幫我是出自真心的；同時，也明白了自己為何覺得他煩，是因為覺得他對我的關懷，是出於他的崗位，他是一位社工，他只是做做表面功夫吧了！然而那一笑竟讓我覺得，其實有人煩著也是挺好的！如我從前所說的：雖然只在短短數秒照亮了我的前路，卻是黑暗中唯一幫助過我的。原來我總是在誤會著很多人——疼惜過我的人。

望著眼前的樓房，昔日小園子的樣貌又再次在心底浮現。一個幾乎淡忘了的古老傳說又在腦際浮起——有那麼一株孤單的小樹苗，她生長在一片空曠的土地上，很舒適，有暖洋洋的陽光，不用和其他樹爭著長高去搶奪一丁點生命之光。

她一直認為自己的成長只能靠她自己，來風吃風，來雨吃雨。有一個人不久便會來摘一次她的枝葉，小樹苗很害怕那個人的靠近。因為每一條枝每一片葉，都是自己嘔心瀝血抽出來的，她們都是小樹苗最愛的寶貝，每一條每一片都能讓小樹苗感到很開心，很幸福。

小樹苗認為只要擁有越多越多的枝葉，就能得到越多的營養，自己就能越來越高大，越來越靠近天空。然而摘掉她枝葉的，不一定是想傷害她的人，也許是想幫她修剪枝葉，調整樹形，令她更加順利地茁壯成長。真的，小樹苗沒有長得歪七扭八，反而筆直地向天空靠近。全因那個摘掉她一些枝葉的人，剪掉了小樹苗的缺點，令她成為了一棵參天的大樹。

